

與元史百官志合。唯『寶鈔庫子攢司』、『印造庫子攢司』乃因沿金源『興定寶泉』格式，彼作『寶泉庫子（押）攢司（押）』、『印造庫子（押）攢司（押）』。（四朝幣制釋五）據元史百官志在印造鹽茶等引局條下稱『至元二十四年……仍置攢典庫子各一人。』（同卷頁十三、）是元朝置『攢典庫子』各一人，惟不見置『寶鈔庫子攢司』明文。按元史葉李傳：「至元二十四年，李始定至元鈔法。」（卷一七三、十六）是至元寶鈔格式、定於葉李。今至元鈔與金交鈔式樣多相同，是葉李竊用金交鈔式樣以獻之元者，故攢典庫子猶用金交鈔舊稱也。吐魯番在九世紀以後，雖屬於畏兀兒，但在元時仍通行中國錢幣。根據庫車出土畏兀兒文賣地契、經馮家昇先生譯出。文云：『我爲了需要在大都通用的鈔幣，我把我的女婿他撥迷失園地賣與法蘇都，言明中統寶鈔八十錠云。……』（見古維吾爾文說明）可證中統寶鈔、在畏兀兒國爲人民通用錢幣，則至元寶鈔亦爲畏兀兒人所通用，可無疑也。

附石刻拓片

（二九）寧朔將軍麴斌造寺碑校記 圖版五四—五七、圖 59

此碑舊存迪化將軍署後花園內，有碑亭覆之。據云：『原出吐魯番三堡，宣統三年（公元一九一一）農人犁地得之。以碑重難運，乃斷爲兩截，中間損失若干字。運迪化後，初置於荷花池，後移至將軍署，又損失若干字。建立碑亭時，又將兩邊碑文鑲砌壁中，又失去兩行』。我於一九二八年到迪化時，得見是碑，時值春凍未解，勉拓數紙，並抄錄碑文。及一九四四年第三次到新疆時，碑已不知去向矣。

碑分陰陽兩面，陽面爲碑文，第一行爲碑亭所壓，不可見。根據舊拓，知存『寧朔將軍』及『寺銘』等字，中闕七字。又據碑文，有『寧朔將軍綰曹郎中麴斌』等字，闕者或爲『綰曹郎中麴斌造』七字。羅振玉王國維二氏所作本碑跋文，均作高昌寧朔將軍麴斌造寺碑。新疆圖志金石志分作兩碑，陽面題北魏寧朔將軍造寺銘，陰面另題北魏折衝將軍薪興令造寺碑，並